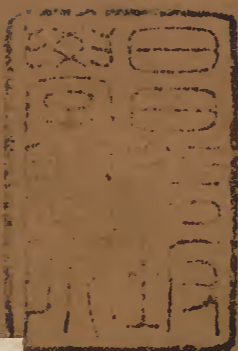


明獻徵録

九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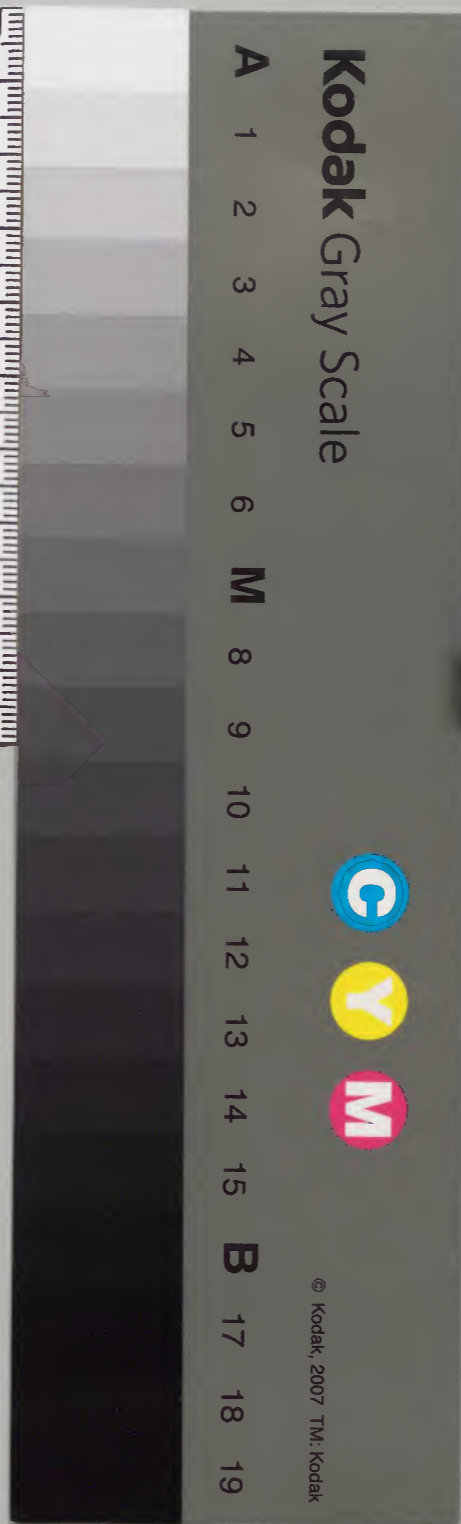
百十八



漢書門			
九	六	九	七
一	五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三	二	七	函
八	九	八	七
一	五	七	冊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114)		
函號	287	15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福建右叅政王君懋德御金傳

王世懋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由南
京北部郎出爲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君以廉

蔡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

瓊嘗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

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

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

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

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

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

南首也於是僚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余謂君不
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足而吾
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
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覩爲閩人累也余聞而
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
爲書謝僚友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
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
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能斷聞於使者使者
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白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
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卽耄

奈何沒六白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不
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且死
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贐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
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
及是益泫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
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
卽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苴六白金
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至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
食此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
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

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
卻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吏
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
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
廩廩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
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叅政君學優服官
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
顧不尤難歟我國家惇尚廉恥薄海內外罔不奮興
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湜墓表 方孝孺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
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
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
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
世而鄭公湜尤 先帝所器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
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
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
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
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

兄弟
爭入
獄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
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
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
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
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
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有聞于時
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
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誣誤者數千
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
共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

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
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
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沈屍
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
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
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
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
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今年

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

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
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
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
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
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
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
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
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冒公鑾墓表 溫仁和

始予壬戌舉進士拜先生於禮闈未舉之先夢予鄉
人李鴻臚鑾携酒張樂於予廬予出見揖讓而駭之
李曰吾爲子開樂子獨異耶旣三越月仲春予得舉
於先生先生刻予經義一篇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
德矣先生名寔與李鴻臚同李字和卿先生字廷和
其應如此先生始號復齋更號東臯晚更得菴世爲
揚之如臯人始祖致中仕元爲兩淮運司丞高祖仲
彰祖永宗咸有隱德考諱瑋號澹齋始爲邑諸生累
舉于鄉弗利行且貢適以例輸粟爲國子生先生生

於成化乙酉始三歲澹齋翁口授五七言詩卽成誦
六歲授讀孝經諸書翁往緝縣學每戒曰我回汝背
誦訖方就食翁午不回亦不敢食七歲出就外傳道
經市中母太宜人闕常問曰市何所有先生曰行時
俯首記誦未暇他顧也幼而敬慎如此八歲四書卽
成誦十三歲授禮經於侍御馬公繼祖始治舉子業
十四歲隨澹齋翁讀書縣學縣令內江向公狎來視
學見而奇之謂翁曰爾有子矣爲備禮送之入學特
建仕學書院命先生讀書其中提學御史上饒婁公
謙臨縣試取科舉得先生卷復奇之許入試場屋成

化庚子當大比先生從叔政官南京戶部主事婁公
語戶部公先期取先生過京讀書待試嘗衆見會同
館中公曰先生曰汝海濱麟鳳也是秋中鄉試主考
秦和羅公西涯李公見先生於燕次各以所簪花爲
先生簪之尋舉進士不第肄業南監婁公召諸生爲
行冠禮是年告歸親迎弘治癸丑乃始舉進士預宴
恩榮有詩曰十分榮豔皆休羨努力前程事兩般蓋
志在忠孝也尋以省親歸明年授南京刑部主事嘗
致書二弟云刑官難爲世有深文峻法以及無辜或
者任情爲輕重通賄爲出入假權以報復其懦者又

不能鋤枉以植直甚可恨也適有告姦者獄成不服
調問至先生先生以數言折之得其情尚書戴公喜
謂先生曰初讞能得疑獄是可知其政矣未幾以澹
齋翁喪去哀毀幾絕喪葬一本朱子家禮行之服闋
改授武庫主事弘治壬戌充會試同考官轉本司員
外郎陞車駕司署郎中尋實授時諸邊缺戰馬舊例
淮揚備用馬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廢數倍
於民先生立草疏上之得復舊例時有中官守備南
京倚逆瑾奏討馬五十匹船五十隻先生曰是何過
多如此遂革減其半瑾銜之陰伺先生舉動卒無所
得而免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建寧道既寧
有異母兄弟爭家財連年不決甚苦楚先生委曲論
以禮讓禍福遂和解如初建寧行都司都指揮聶賢
和買軍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先生突出遣私
役者各還伍又以法例諭諸衆和買妄受者俱屏息
汀州大茂山劇賊肆劫掠先生遣人諭以威福賊首
來降乃給業與居地方獲安後分守武平慮囚將樂
有追賊驛卒三十餘人病且死先生呈巡按御史賀
君泰賀批免追仍發千戶所防禦一年先生復呈賀
曰此輩尚堪忍死以禦賊邪不待報卽釋之且納致

仕終養稿于賀遂告致佳歸先生事母至孝往年迎
養母太宜人於京師出入起居無一時一事違母心
珍味思以遺之勝日思以樂之太宜人病先生躬侍
湯藥憂形於色太宜人卒先生亦竟以憂勞遂不起
嗚呼痛哉先生雅性澹泊每危坐一室圖書左右聲
色侈靡一無所好而事母之孝治家訓子之嚴卓不
可及其處人如和風霽日藹藹乎可親至於臨利害
決義利則迅不可奪每食止一二味非和藥酒不入
口寒暑朝謁或燕會每挾衣食以行時自酌用之嘗
曰吾有母在不得不慎也故雖素糲而神完氣詡壯
盛者或不及在林下十有三年足不履縣庭口不道
世故鄉里族人咸敬尊之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朏墓志銘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朏墓志銘

隆慶二年六月十四日前川黃公卒于寢邑人無遠
邇倪旄識不識莫不嗟悼之以爲善人云亡長者之
風不可復作已公性恬簡動必循理與人無競接長
者恭恭焉如不足接幼者疊疊焉如有就溫而有辨
詳而非苛人莫不以善人長者歸之是以其歿也嗟
悼之若此云公幼甚奇善屬對出語輒驚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游楊文恪公門公試之嘆曰奇才也幸自
愛自是折節讀書工苦茹淡厚自掩匿于世味泊如
也甲午舉于鄉爲亞元登丁未進士第授丹陽尹丹

于畿邑爲最劇公先德緩刑條教明悉凡可裕民者罔不爲之事集而民不擾日惟菲食敝衣若寒士然祭酒姜維善丹陽人也語予曰黃公飲丹水爾當道卽有不悅者處之自如久迺信服居三載麥秀三穗士民頌德公讓弗居遷廷評報至方旱猶露禱致雨去丹日民戀戀若去慈母焉廷評職持法諸司不如法輒駁之悉心推讞多所平反未嘗以法徇人暇則從大宗伯南野公講明正學不事辯議默造其奧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予筮仕得侍公時終日不出一言或宴會言笑晏默坐無惰容性不嗜酒飲止數

行夜深始散傾座莫不服爲有德人也丙辰晉閩憲僉督屯沿海屯多湮于豪公悉繩以法吏畏豪懾屯課日增福興漳泉有警奉檄兼攝多方防禦屢挫賊鋒繼轉閩藩叅議分守延邵汀漳時閩寇日熾又結粵寇爲援三省騷動奉旨夾勦時督府絆于海防公身任其難筭若素定迄奏平蕩提戈出旅險阻備嘗冒暑櫻鋒捐糜不恤前後力保孤城十數皆壁守月餘寢食俱廢間出擣營使不得逞賊竟殲夷後興化城陷人謂黃公在無今日矣軍行清肅無玉石俱焚之慘有商誤被執廉得其實立出之全活數十

命督撫巡臺交章薦揚以功奉 欽賞者三惟不事
脂韋以趨時好功竟隱而謗忌行歸卽杜門屏跡經
史自娛而已公諱肅字文輝父簡軒任龍巖學訓端
軌節士卒于官祀于庠再贈如公官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傳

陶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徙
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至于有成其後兄亦
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
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詔
許之垕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一生擢御史彈擊不
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
多滯獄吏寅緣爲奸垕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其
宿弊又興學勸士撫卹軍民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
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

方貪暴自肆屋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逮屋仲至京事
既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
使乎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福建按察使王公金墓志銘

孫 陞

正德甲戌先忠烈公爲山東按察使余以童子從侍
時臨潁王公爲副使以故得識公子守謙乃嘉靖壬
寅守謙遊京師乃知公以福建按察使入 覲卒京
口且二十餘年矣按公諱金字曰良世爲許州臨潁
人父曰相母邢相父曰璽冀州判官璽父曰睿合州
知州蓋世閩至公益顯云公少嗜學長游邑庠善舉
子業督學憲副車公某州守邵公寶皆器重之辛酉
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管蘆葦廠有中
貴人庄產輸納輒撓法公獨守正不阿奉 命權稅

浙江定估以至眇者爲準奇羨不入浙人至今稱之
改刑部王事進員外郎有明決聲擢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作威大肆誅
求會各道守巡官送災青文冊索餽千金否卽釁禍
百出公不爲動溫守營餽物以俟公聞之怒曰今日
之事以爲民也奈何先割民媚一宦豎耶竟不餽劉
劉亦竟不能有加於公於是名震兩浙旣乃歲饑發
倉廩賑活貧民數千人臺使者薦牒交上擢山東按
察副使顯理驛傳悉剷宿弊人人稱便值流賊猖獗
總制少司馬委公軍門用事多所裨贊以致有成功
兼管臨清曹濟兵備境內恃以爲安此余在山東時
所覩記者也擢福建按察使故事本司諸費責辦庫
役公曰是導奸也一切禁止任三月省費數百金剔
蠹直寬頌聲載道朝論將大用之而竟已矣公歷官
十五年捐館後囊無積金家無拓產生成化辛卯卒
正德丙子得年四十有六

福建按察使高公從禮墓志銘 陶望齡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質甫號曰青厓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廣西司員外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叅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益予同年生九十人而望高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方客中暴疾而沒當君新貴時人謂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蹟長外臺名譽隆起又愈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平居嘗銘其座右曰恕能養德儉

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
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
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
永叔居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
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
吏耳敢專使命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
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聖主
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闔國之
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
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色爲

霽竟獲原解君之於用可謂恬矣臨江之岨有龍池
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人燒廬舍操車
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貲養客將爲亂
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之人至今祠
祀焉樵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倚中使者運
目動腕君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橫
間開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君譬令
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
福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商
龜皆憂擾君時主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輸

緩四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
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
求市中使以聞君盛言無啓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
却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臨江據津塗常
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產率破壞更疏踐時諸富人皆
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之君至官
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察者守也
先是傳煩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率私錢佐
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遣還舊額清江鎮百估之
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徒與半直與又後君在郡五歲
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鎮人安焉鎮故有社
倉哀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君聽民
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清江
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憲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
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浙產君之於政可謂儉於
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孤贈公
臨革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誦績每
至丙夜鄰媪竊憐之爲資膏火日中無烟塵蒲案席
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牧常兼視數道佩組紛若
所治贖緩未嘗私一銀或以爲言君曰今視吾突冷

時何如耶君體羸腰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所守挺然壯夫不能及器望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不登艾位不究材悲夫

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訪墓表

何喬新

公辛氏諱訪字咨道其先本魏侍中毗之後世家真定之陽曲曾祖友敬避亂徙許之襄陽城遂占籍焉祖諱達以子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考諱謙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蔚氏贈太孺人公自少端重不妄語笑年七歲父兄授之書不數過輒成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公遇諸途奇之名補邑庠弟子員公篤志問學文詞典贍邑之耆宿皆器重之正統丁卯中河南鄉試第三名景泰辛未登進

士第觀政吏部益務進學公退未嘗釋手時予先公
爲吏部尚書好誘掖後進一日名諸進士試之命題
以光武賜隗囂書唐人送李愿歸盤谷序公所作詞
理淵永先公亟稱之會都察院奏御史員缺詔吏部
選進士勤慎者補之先公曰勤慎莫如辛進士者遂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糾慝繩違克振憲度 康定皇
帝念西北邊兵戍守良苦勅公齎金帛往勞之先時
使者憚臨邊不親致賜故將校多侵尅賜物者公馳
至延綏榆林召集成戍卒稱詔慰勞而賜之人人皆霑
上恩丁孺人憂解官居喪足不踐公門服闋赴京

同儕多願居輦轂下以便進取公自言親老願
臺以便養家宰王公賢之改南京四川道益以屏幘
自持風裁凜然都御史蕭公深重之獄之疑者多以
屬公都憲軒公督南京糧儲持法甚嚴御史鮮當其
意者獨賢公且曰吾老矣堪代我者惟子而已天順
己卯秋應天府開科取士蕭公命公監試主司欲取
其所親衆以主司官翰林不敢言公厲色曰大比與
賢顧可徇私邪主司赧然而止遷浙江按察司僉事
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
悉却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

拘故事也處州頑民聚徒千餘盜採銀礦衆議發兵討之公曰兵刃旣接必有死於無辜者乃揭榜諭以禍福衆皆歡呼而散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金華舊有麗澤書院以祀呂成公歲久寢圯公命有司新其祠宇又以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栢金文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承朱文公之正傳奏請立祠鄉邦春秋致祭以風勵學者桐廬大姓連姻權貴怙勢恣橫部使者莫敢誰何公獨捕治之當道交屬且脅以危言公竟抵之法繇是忤權貴意有薦公者輒沮之刑部侍郎曾公訪察浙江諸司以不職出者甚

衆獨稱公廉能力薦于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去

初巡視海道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公捕其渠黨寘諸法而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其家訟于御史誣公激變良民或勸公少緩其獄公奮曰吾寧執法而死不忍賣法而生也自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未幾文林君卒公聞計號慟幾絕卽解官北歸僚友致賻皆不受旣襄事負土築墳十種松柏有助之者輒辭曰人子所當自盡也嗚呼公之治行如此然官終四品年僅四十有八不獲大用以究其志此君子所爲痛悼也居恒恬澹寡慾

官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厚具貲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卧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平居癯然言若不能出口至其據法守正毅然不顧慮雖萬夫莫回也昔孔子謂未見剛者或曰中張孔子曰相也慾焉得剛嗚呼剛之不可多見久矣若公非所謂剛者歟其所以剛者非以其無慾歟予嘗與公同官于閩故表諸其墓庶幾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福建按察司副使胡公憲傳

馬駙

胡憲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少補縣學生無寒暑陰率日一至學宮好事者常候之不失晷刻君爲人誠篤敦重不妄嘻笑性孝友同列嘗誑憲若翁怒子矣君歸長跪請罪父怪問具述友言父曰兒愚若固給汝矣卽面父四拜謝過他日又有誑者仍前長跪父愠汝復聽誰誑耶君曰兒誠罪奈何貽大人怒父曰然則吾不罪汝勉之起四拜如初比娶婦戒其婦勿爲時世妝閨中相敬如賓相與數十年無嘻笑戲劇之態散學後入一室披覽誦習人莫窺其面每出道

上必行邊旁諸惡少皆起引避之酖酒詈道上者見君來屏氣立道旁不出一聲望君行且遠至不見其詈仍初舉弘治己未進士馬端肅公讀君試策奇其語直名見君恂恂儒者也授監察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竭論皆天下大計兼劾一二大臣不職其論戚畹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御史王越李蕙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戚畹某論刑部白康敏公令必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公

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仰起舊坐是補南京都察院經歷先是諸道率有事于幕中久不行君至檢舊章復之諸御史頗不悅然素知君直無何悉如君君既去他代君者不敢望君竟廢正德中進廣西按察司僉事專董學政君動以身教崇雅黜浮敦重行檢所至凜然人不敢干以私試畢詣學傳籌名諸生以叙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偏重謇訥不出者君溫言論之爲正其舛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君亦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君取士詳審精密

錄兩不差夜復該覽載籍用志不分終以是致疾正
德五年卒于官朝命進君福建視學副使而君已不
見矣君忠孝之懿之于天性而更一級居一官則又
克滿克稱果敢方直之風明白正大之體往往發于
先聞著于終始而無優劣全缺之限官中每退食私
第妻子具服與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
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無遊瞬欹側之容
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衽席衾影之間
皆可語人居官不營產業既死而家落所居老屋半
隳父老子幼有志者所深悲也予少已知君名長益

福建按察司副使韓先生紹宗墓碑

王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峰先生卒其子儀封知
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
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
播爲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關無以宗
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紹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
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
以過也弘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
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峰先生云先
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姓韓氏先生生未

廣雅錄 卷之九十一
六十一
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洛河水下一巨人挾
之出無恙問之狀貌益頰面長鬚髯父老驚恠之疑
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千言益受尚書十六而爲
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甚愛之呼曰韓生
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
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益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
浮渭而西登畢郢上郿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
于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
壯益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
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
慕君而君已死以爲興化固多名公卿求其內行修
備慎獨之功無愧古人如君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爰
所聞著爲小傳備郡乘之缺

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撫焉
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
者甚多益數十百事不盡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
者之守備真定也益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
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
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
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
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
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鎮守大同而
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

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巖罪有端而許公無有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巖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矣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賊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然不竟罪侯者

諸客之力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取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提出之抵罰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頃之又有一樊舉人事樊舉人者益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益勲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勲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

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
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
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請此畏筮
誣服年何乃自爲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
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
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
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未去
而壽寧戾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
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
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

冢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准
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
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
也與郎中有郤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
又故爲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副使
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叅政子捷人市中適
過見之怒攝叅政子魏叅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
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羣奪屠者肉市中捕
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
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

邪且若等何如魏叅政子遂送祇罪而後又有鎮守
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
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
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笞于死
吏則或答或不答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名衛指搆至
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
之來不卽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爲太監謀者令
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
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
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噉副使也其後副

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爲
書與捕者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
太監得書卽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
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
書之弟而受賂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
珍者嘗爲吏部其人辯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
詞連巡按清軍語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
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
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
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

使嘗涖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微閒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爲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蓮峰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壽六十八歲先生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籲天爲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

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冰而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
不聞睹甚恠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
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
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讒沮擯斥老巖石死不究其
用斯固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扼腕長太息焉至其
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

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君大同墓志銘 徐階

往予視學浙中每喜得材賢士以需世用於秀水得
卜君吉夫所爲文奇之已又見君卓然有志聖賢之
學其在衆中稽經評史不苟爲異同或羣議競發君
常持以靜徐出一語決可否莫不犁然當於道予則
益喜指謂其守曰此當爲國器時予所望於君甚厚
君嘗夢詣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恭肅周公謂
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遂自號監泉
以貴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
刑部主事慮囚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

虞衡錄 卷之九十一
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蘄黃漢岳會于洞庭江流彌亘千里而遙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便詔以君往于是時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汝淮楚之交吏各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尤難君既按行謠俗去民所疾苦飾封守立里保審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鄰壤爲陳一體之義及拒成之利因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令行期年羣盜屏息部使者連上其治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叅議時征苗久弗克君至慨然曰兵貴先知

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是爲知兵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張公得君說意合而君亦提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苗由是聲益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海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掣電猝絕之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颶擊電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

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筦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君生正德己巳卒嘉靖乙卯年纔四十七嗟乎以君所夢與予向所望於君皆不止此而今顧止此何也然君雖未竟厥施其所注措已足以立於世垂於後人可必無憾而憂時艱者方欲得材賢卓立之士如君者布滿天下以共圖弘濟乃復失君一人嗟乎予豈獨爲君惜哉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宗君臣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爲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棲焉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誌而銘之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

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祗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十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鬚眉豐下日光奕奕傷射負氣豪雋自喜當其踰齟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爲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父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爲廉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贖贖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年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

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糾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爲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怕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子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

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爲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懼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
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
常君旣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
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
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
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
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計聞兩使者哭於臺諸
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
曰誰爲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
又曰誰爲贖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
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
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
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斂高者凌太虛秀
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蹶
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爲籍母寧
爲季此豈局躋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
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爲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
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爲子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雖
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公祚墓表 吳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略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

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
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
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
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
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
佞之可遠孰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
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
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
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著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
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
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
宗卽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
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
卽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
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
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卽拜河南右叅
議爲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
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

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仁宗卽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上晏駕不果用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卽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卽日禁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旣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旣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鞠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勅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爲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

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爲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爲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旣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卽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首貶斥去乃獨得許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旣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爲事蓋年七十五而終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甫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云

晉書各款世云

陳鑄
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任公彥常傳
陳鑄
任彥常字吉夫別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
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為金陵人幼
游京庠刻苦有志蒐獵羣書為文章辭理並到天順
壬午以葩經試京闈時大學士博野劉公典文衡見
其卷驚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
物論翕然成化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
事陞廣東司員外郎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
事體悉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入府師生
遣人赴京保奏保連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

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任公彥常傳

陳鑄

任彥常字吉夫別號克齋學者稱曰克齋先生其先
廬州合肥人國初屬籍南京江陰衛遂為金陵人幼
游京庠刻苦有志蒐獵羣書為文章辭理並到天順
壬午以葩經試京闈時大學士博野劉公典文衡見
其卷驚曰此奇才也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曉
物論翕然成化壬辰第進士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
事陞廣東司員外郎又明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
事體悉士類甚得其心弘治紀元致仕歸入府師生
遣人赴京保奏保連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

二年而歿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福建按察司僉事蕭公顯墓志銘 李東陽

公蕭姓諱顯字文明號履菴更號海釣以山海衛學生舉順天巳卯京闈第二試禮部輒弗利越十四年爲成化壬辰乃得進士第甲午擢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勢未賞者公批奏尾駁其功坐是賈然弗卹也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方來京城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公抗章劾之并禁私剏菴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畱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召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

手閱朝報付其子趣治裝仍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普定衛居焉夷俗每獻饋流官納則喜拒則疑且恚至相戕害公孫謝理論皆敬服無敢怨者越八年爲弘治戊申稍遷同知衢州府勾稽戎籍取非法刑具悉焚之而所得隱丁甚衆他如撫娶娶修學舍士民賴之越三年辛亥擢福建按察司僉事領屯田事勸督交至民相率輸納歲無留逋又一年以萬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白公昂欲有所薦擬親戚有力者亦樂爲之援公不復顧戀上疏徑歸數日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遊衍其間有乞書于

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背而賦詠不輟乙丑 今天子卽阼以恩進朝列大夫正德丙寅卒續未屬猶憂及時事宜口占對句課其孫其至死不亂如此距生宜德辛亥壽七十六公所編蓄未盡見于世願以劉文安公爲主司而得易魁以三原王公爲吏部而得薦爲方面則其人可知已山海本用武地舉科第攻詞翰皆自公始公詩清簡有思致所著海釣集鎮寧行稿歸田稿若干卷其爲書尤沉着頓挫自成一家老軸徧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

福建按察司僉事鄒公賢行狀 王思

公諱賢字恢才姓鄒氏先由宜黃徙永豐再徙安福世爲上祖諱仕魯考諱克家父諱恩傑三歲而孤賴母謝氏苦節卒成其學以公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歐陽氏封孺人公年十八始就學業春秋以經術著其始也受學于劉忠愍公之孫栗菴先生續繼而遂代栗菴主師席嘗病學者或務新奇或勦陳說不得聖人作經之意迺與諸生論辨窮極根本發其大義及諸言行而履之甚確曰此吾夫子正人心之書舍忠信而可以苟讀者未之有也諸生翕然信服屢滿

戶外莆田黃公視學政與諸生講析理學雅知公一日謂公曰孔子與顏子語終日而論語止二章惜也公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爲邦者王道也此內聖外王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公矍然稱善弘治乙卯領鄉薦年四十有二矣丙辰舉進士奉命修大臣禮于闕已未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其讞獄多忠厚惻怛之意有勲貴子干法公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我先人乎公曰吾以爾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善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顛覆使其有鬼爾尚得食粟乎民張姓者死無後其壻托言有遺命使後之族人訟于官官之長主壻而公主族人退復爭以手書發明神不歆非族之義甚辯乃卒從公壬戌詔上疏條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遇木夫拘執姦夫姦婦而毆殺者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殺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已拘執而擅殺之然其情亦可矜也合無今後比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協中而刑可以爲勸矣大臣議是著于令 太皇太后之喪先皇帝未忍盡從吉仍宮中衰經終三年制公疏乞定爲典禮傳示萬世以洗易月之陋又言文廟從

本竟
行其
說

禮之禮如顏子曾子子思子乃先父食爲未安乞推
今日不忍之心別議廟制乙丑又應詔條陳憲綱律
例七事其二則時估鈔法之弊曰律五刑贖罪各贖
銅錢若干貫是 國初兼以銅錢估貫而非專以鈔
估貫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
中以估貫定罪今止因鈔輕而錢亦爲之紛更往時
估鈔千文爲貫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
錢千文止杖八十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罪往時
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
何輕重懸隔如是耶大法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

盜銀五錢亦斬盜五十兩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
盜一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常刑乎此徒傷民命而
不足以懼衆也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立
法之本意皆不果行丁卯繼丁家艱庚午服闋授福
建按察司僉事專理汀漳兵務時逆瑾竊柄責方面
官入幣以辭公謀于所知曰吾平日攻苦食淡有目
不見權貴今歸卽歸耳安能爲衣食俛首乎竟不往
至則減里甲供應之煩重官軍擾民之法舊有土巡
檢義官以捕盜有功爲上官所任後或倚衆害民甚
則覘官府之謀私于賊欲更置之慮其煽變輒止公

熟計之乃令屬邑各立千百長選精壯有力者爲千夫長咸聽令于官有事則更名率其屬分隸追捕于是其權始分奸不得逞武平縣北連安遠西接程鄉其間老虎戰大帽山最險阻爲賊巢穴剽掠不時公撫以恩信招脅從者三百餘人又率知縣陳思誠擒斬巨賊僧秉琿黃友勝并其黨一百五十餘人又擒斬餘脫賴維華等一百五十餘人其後協同姚憲副謨鄭少叅毅擒獲鍾惟興等一百一十餘人維時年五十七矣偶病風痺乞致仕拜章卽行厥後李御史如圭上其功有白金彩幣之錫公性寬洪率直任質不立機穽居家敦孝友與人交洞見肺腑遇義當爲輒廷折面爭無一介媿阿意善觀物變論事善敗及人休咎久益徵無遁情者始學時會家有區長役勞費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戚吾父迺往代役趨伏公庭以經紀賦事夜則篝燈讀書其刻苦自厲如此旣仕遂推田業畀二弟質贊顧其季貴方學誘誨尤勤父母老且病不能就養乃節縮常費悉寓歸以供甘旨命家人躬蠶得絹歲遺以爲衣前後遭內外艱喪葬祭一據于禮置先祠祭田四百餘畝春秋祭享必躬奠獻不肯以疾止待故舊甚篤初游栗菴門姚翁嘉

瑞一見奇公以諸子托師友焉比其沒公爲位哭之
賻卹其孤易世而愛不衰

福建按察司僉事潘公珏墓志銘 潘希曾

公諱珏字玉汝姓潘氏其先閩之三山人唐末逢辰
者上書闕下不報避亂于歙徙婺源之槐溪遂家焉
厥後世有聞人譜牒具存曾祖諱虎祖諱勤成父諱
炯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贈孺人繼母胡氏
封太孺人公賦性醇篤自幼劬書十歲作詩有驚人
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五寒暑學
成會戶當遠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署府事閭經歷
以御史左遷公持詩文謁訴閭才之遺補邑庠生免
其役天順甲申也是年冬齊孺人卒戊子蘄水卒蘄

水初得疾爲公兄弟析產以水田若干畝佐讀書旣終喪公請於諸兄合爨肆力問學作風樹圖以寄哀學士篁墩程先生守制休寧公以所學往質之篁墩恨相見之晚曰君名進士也成化癸卯領鄉薦連登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水令公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令爲民父母而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中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自是

益廣儲蓄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久益賴之縣之南門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公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闢而新之作興士類每爲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公令鄉民聚居列柵啓閉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黠盜其子恥與同惡洪殺之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輩旣而司府將脫之公具獄請對卒如公按初荆府致幣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婚其子公不可旣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

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治斬凡十二載
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立去思碑李教諭
復取別思詩梓傳之名甘棠集弘治戊午遷金華同
知率如治斬而職專清戎尤慎勾稽未嘗徇權勢爲
取舍有蘭谿民誣姪夜毆叔殺其救妾縣官治姪死
罪寃累年莫辯公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
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闖者
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姪巡按陳君不悅
曰獄屢經臺憲矣何若是矛盾耶公爭之陳不能奪
三載奏績便道省太孺人于家有歸志還次嚴州也

牒告繳部檄郡人士相率挽留而上官亦弗許尋就
職乙丑 武宗卽位公入賀陞福建僉憲奉勅督理
屯田明年正德改元公上任考簿書革奸弊豪猾侵
剋之徒悉寘于法屯政漸復一日監斬夜歸病不能
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仕爲乃
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禍勸止
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主去公戊辰吏部
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時公
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歸數月太孺人卒居喪執禮
休沐十有五年足跡不出山惟赴鄉飲避寇兩至縣

耳優游林泉文詠爲樂夜課諸孫調習不倦訂輯諸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鄉之意老而彌篤嘉靖改元 今上皇帝以尊號覃恩進階中順大夫其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卒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入官曰澹翁晚更萬卷山人人多稱澹翁先生云所著有甘棠集三觀稿晚遊錄澹翁稿雲萍唱和展驥集桃溪族譜比若干卷

福建按察司僉事葉公忠墓志銘 王 度

山南葉公既沒且葬墓有宿草而不識是歲戊戌度以內艱歸其子應魁持門人省元張君志淑所爲狀乞銘其墓前之石以度昔嘗獲交於公知公爲深按狀公諱忠字一之宋丞相夢鼎之裔有諱桂者登淳祐進士徙邑之湧泉里元末有諱庚者爲朝奉郎再徙入城世居巾子山之南公因以爲號云高大父仲安曾大父貴通大父涓俱以行誼重于鄉厥考時賢令字化多惠政亦自寓皆山翁云皆山翁配應夫人生公英敏不類凡兒鄉先生器之後應庚午諸中第

二辛未連取進士授重慶推官比之任熙署郾事郡
適藍鄆之變恃公以不恐時陝人彭公澤爲總制一
見稱爲奇才檄致軍門議事壬申城長壽以公童變
役民謹趨之折獄不爲深入用法之意而弗撓訟疏
若流白晝宴坐老吏吐舌以爲不及當道自總制以
下書最者比比既三年有詔檄取來京拜江西道監
察御史上疏力勸武宗懋學端本任用老成言甚
懇切戊寅奉命按治江西南四郡鋤奸剔弊極豪屏
貪吳人士相顧顏色以爲數十年所未覩已卯宸其
變起遠近騷動公外示安靜陰實爲備立檄數百言

誓死無二事定民爲立祠祀焉初

車駕幸邊公即

上疏願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不報尋復南幸言者
輒罷去公詣行在申前奏竟不之罪駕幸金陵錫宴
羣臣親問葉忠何在時論榮之庚辰仍命按治江西
適皆山翁卒遂不果行今上龍飛之三年服闋詣
京復補河南道御史兼署各道本科事一時重事多
取裁於公尋以崇先之役公往監其工凡二年稽覈
出納爲國惜財諸司無敢乾沒其間公內外敷歷後
先無慮數十百疏其允行者若蠲免江南水旱租稅
之半放出高墻庶人五百餘人放宮女百餘人詔捕

貴成陵萬言鄒景和家衆生事者若干人訪拿妖僧
師空降出內侍崔文等官具人所難言用是結知

主上駭駭有大用意然自是人亦忌之丁亥例當考
察京官當道竟以中公 上覽奏謂輔臣曰葉忠如

何亦在此中命下畱之前此未有也公感激勉出就

職尋拜大理寺左寺丞寺之長樂清陳公璋老吏也

凡遇重獄必注目問公以爲何如已而大臣樹黨相

傾言者復以前事中公公上疏力乞致仕 上不允

調福建按察僉事便道歸家遭寒疾弗治庚寅正月

卒距其生成化壬寅八月年四十有九所交多一時

前此亦有京察見畱者

知名士若陽明王公而下若干人而力扶陽明於衆
毀中其心誠謹矣所註有南巡行臺諫垣等稿文學
行業可以考見云

